

M ergence of Level-breaking
and Vision:

Culture Elucid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Wushu
in Modern Perspective

深层断裂与视域融合： 中国传统武术进入现代视域的文化阐释

李 龙 著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出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CTY001）

深层断裂与视域融合： 中国传统武术进入现代 视域的文化阐释

李 龙 著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策划编辑 力 歌
责任编辑 张 力
审稿编辑 苏丽敏
责任校对 罗乔欣
责任印制 陈 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深层断裂与视域融合：中国传统武术进入现代视域的文化阐释 / 李龙著 . -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3.12
ISBN 978 - 7 - 5644 - 1545 - 7

I. ①深… II. ①李… III. ①武术 - 研究 - 中国
IV. ①G8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3330 号

深层断裂与视域融合：中国传统武术进入现代
视域的文化阐释 李 龙 著

出 版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海淀区信息路 48 号
邮 编 100084
邮 购 部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010 - 62989432
发 行 部 010 - 62989320
网 址 <http://cbs.bsu.edu.cn>
印 刷 北京昌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45 千字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本书因装订质量不合格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总序

王家宏

“体育”自20世纪初传入我国伊始，中国体育的发展已经从学习、借鉴、效仿西方体育的内容、模式等方面中走出，正在全面走进一个非常兴盛和繁荣的时代，走进一个世界范围内公认的具有典型特色的中国体育发展模式中。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不仅体现我们在世界竞技体育领域所拥有的强大话语权方面，体现在当下的中国群众体育的如火如荼的进程中，而且还体现在体育文化无处不在地成为中国人生活方式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内容中。国民对体育竞赛的关注程度，对健身体育、娱乐体育的参与热情，已经成为广大社会成员经济富足后的重要关注和参与的文化领域。

今天的体育，已经时时处处的发生在我们身边。从关注体育到参与体育、享受体育，我们在体育的欣赏中获得一种消遣，在体育的参与中获得一种娱乐，在体育的实践中获得一种人生的体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践行了“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三大理念，向世界展示了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也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体育的价值也在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的建设过程中，高扬着奥林匹克精神，实现着对世界和平主题的不懈追求，成为社会进步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载体。

当今，是体育发展的最佳时期。因为，体育的生活化、体育的大众化、体育的产业化等现实正在改写着人们长期以来对体育的狭隘认识，不断地放大着体育的价值和功能，张扬着体育的文化魅力。但是，在体育繁荣发展的进程中，也有许多的问题正在捆绑着我们，正在影响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正如我国著名学者李慧斌、薛晓源在其主编的《中国现实问题研究前沿报告》中指出的“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全面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现实问题、政策期许、学术批判、理论预设等层出不穷……对于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是这个时代理论工作者的幸运，也是他们的责任”那样，体育的发展也同样如此。

面对体育改革进程中的种种问题，迎合着体育科学化的快速发展，30年多来体育的科学研究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科学研究成果的价值在体育实践中的作用越来越凸现。体育领域的发展战略研究、竞技体育的科学化训练手段和方法的研究、大众体育的发展研究、体育学科的基础理论性研究、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等已经成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获得成功的最佳保障。现今的体育科学研究正呈现出越来越精细化的趋向，呈现出多学科的共同参与性特征，呈现出“大型化”综合性的研究特征等等。这些现状和特征是体育发展的需要，是学科成熟的表现。近年来，“体育学”课题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国家体育总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各类课题中数量的不断增加，资金投入的不断加大，都充分说明了科学地发展体育和体育发展需要科学的指导和控制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作为一个热爱体育事业的团队，苏州大学体育学院全体教师和研究人员，长期以来秉承着东吴学人的传统，吸吮着姑苏大地的灵性，和全国广大的体育科研同仁一起关注体育事业的发展，关注体育领域的研究动态，并在严谨务实的科学理念指导下，积极参与体育的科学的研究。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关心和支持下，

持下，在各位作者不懈的努力下，我们将近年来我院教师所承担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国家体育总局、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我院教师的博士论文等研究成果，规划在《体育精品研究系列》中；将我院教师的体育文化研究成果规划在《体育文化研究系列》中，在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出版发行，奉献给大家。一方面，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给体育科学的研究增添些许绿叶，另一方面也希望更多的研究者能够对我们的研究给予关注和指正。

今天，当这两套凝聚着大家智慧、意志和艰辛的丛书将要出版面世之际，我衷心感谢所有为这两套丛书付出心血的朋友们，特别是感谢和我们一起参与课题研究的所有专家学者，因为你们的参与才使得这些研究成果更加厚重和具有价值。

学无止境，科学研究更是一条没有尽头的旅途。这里只是开始，我们的团队将以此为起点，倍加努力。

在新全球化竞技语境中 重读中华武术文化的现代意蕴

任 平

作者李龙博士将一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以同名的一部专著呈现在我面前，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作为博士后合作导师，虽然曾多次与他共商课题内容，数次阅读初稿，书中问题依然那样吸引着我，不过为书写序还是使我为难。作为一个哲学学者，我对中华武术没有专门研究，在合作指导时多半是我讲文化态度，而由作者根据中华武术文化精神自行参悟。这一合作研究充其量就是一种哲学与武术的外在沟通和差异性对话，旨在显现中华武术进入现代语境中遭遇的内在文化坐标。当需要我直接面对这一沉重话题写点什么的时候，就必然出现相关知识的欠缺。问题却是一个举国关注的重大课题。在中国道路和中国价值正在伴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力求走向世界，形成“文化中国”新的世界出场形态之时，在刚刚落幕的伦敦奥运会上，中国奥运军团表现不俗，奖牌名列世界第二，展现了泱泱大国的体育形象。然而，在奥运领衔、世界热推的竞技体育氛围中，中华武术却鲜有如日本的柔道、韩国的跆拳道那样成为被奥运会普遍接纳的项目。如果有，那么可以想见中国获得奖牌的数量会更多。这当然仅仅是问题的表面。深层的问题在于：中华武术是否必要，以及如何以恰当的方式成为当代竞技体育的主力军，把一个负载着中华博大精深文化传统，具有强身健体、军事技击传统功能的武术，用现代竞技语言充分展示和表达出来，

使其走向世界并成为文化引领者？这一问题直接穿越武术的技术层面，而转化为对中华武术如何进入现代、进入世界竞技体育所特有的文化态度的不同抉择。不同的文化态度和抉择，决定了中华武术进入现代境遇时的不同走向和不同命运。摆在我面前的这一著作，就是由李龙博士深度探索这一主题而形成的研究成果。

李龙博士毕业于上海体育学院，对书中所涉及中华武术进入现代竞技体育语境的问题研究，原初也力图在技术层面加以解决。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技术层面虽然能够有效地设计出操作体系，但是如果不能在文化层面有效地解答这一问题，那么任何操作体系都将被某种文化评判击得粉碎而失去意义，所有单纯从技术层面出场的解决方案都将因此劳而无功。这一著作当然有系统阐释何为中华武术、中华武术精神、中华武术文化的篇章，也有详细分析中华武术在多元文化对话和新全球化时代语境中走向竞技体育所遭遇的必然问题和特有尴尬。然而，根本问题并不在技术操作，而在于文化路径和文化态度的选择。因此，李龙博士利用就职于苏州大学之便，来本校哲学博士后流动站深究哲学，其目的就是要从文化哲学层面分析以下各种文化态度和解释学路向。

第一，文化保守主义或者原教旨主义者采取“客体中心论”解释学模式，主张封存传统，以原初语境的传统为文本中心，将任何现代阐释主体的因素都当作是有可能侵袭了传统文本的纯粹性，因此主张当代主体“理解的自我遗忘”。尽可能原封不动地“继承”传统，整理国故，恢复和传扬绝学，就是这一文化态度的最终理想。这一阐释在注重整理、保存和纯化“国粹”的同时，就造成了传统与现代、中华武术与现代竞技之间的分裂后果。中华武术被当作一种被严格封存的纯粹传统，没有发展，没有时代。

第二，文化激进主义或者主体解释学，主张以日本柔道和韩国跆拳道为摹本，以现代竞技体育的规则彻底改变甚至发展出一种专

门供竞技比赛用的中华武术项目，以适应当代人的生活情趣和生存需要。因此，这一解释路向特别强调中华武术“与时俱进”的变化性和对当代的健康生存的满足功能，以此为解释标准来决定取舍，而不再是拘泥于是否符合古代武术的套路和形式。

第三，文化的视域融合与出场解释学。传统与现代、军事技击与竞技体育之间存在着历史和空间的文化视域的差异，这些都是因为出场语境的差异和历史境遇的差异造就的。任何中华武术都是在一定的历史和空间语境中的出场形态，因此需要用历史和空间的视域融合来关照历史和现代、军事技击和竞技体育之间的文化差异，行走于差异的融合之中，着眼于对传统的关照和对现代意义的体悟，开展对传统技艺和竞技体育之间的文化语境的对话，将中华武术的竞技化看作是一种出场方式而不是唯一方式，那么，保持传统与现代阐释相得益彰，持一种开放多元的文化态度，来深度探索中华武术的竞技化，就会有百利而无一害。

何去何从，我们需要在上述的文化态度中有一决断。我深信，李龙博士的这一研究的价值就在这里。大凡关心这一重要课题的国人需要追问的问题解答也在这里。

谨为序。

于大汉之源徐州

2012年8月29日

目 录

CONTENTS ■

导 论	(1)
第一章 传统武术界说 (21)		
一、传统武术定义	(21)
二、传统武术主要特征	(22)
第二章 传统武术文化理想 (30)		
一、技击：传统武术文化亘古不变的理想	(31)
二、武德教化：传统武术文化矢志不渝的追求	(35)
三、基本功、招式和技击：传统武术相继深化的训练思想	...	(38)
四、健身：传统武术文化的当代新理念	(43)
第三章 传统武术的当代历史境遇 (49)		
一、社会转型：传统武术新的历史地平线	(49)
二、文化全球化：传统武术的当代语境	(52)
第四章 传统武术文化的当代价值 (55)		
一、传统武术与中华民族认同	(55)
二、传统武术与中华民族精神	(61)
三、传统武术文化教育价值	(65)

第五章 深层断裂：传统武术与现代竞技武术的不同发展理路	(77)
一、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溯源	(78)
二、现代竞技武术发展历程	(81)
三、传统武术与现代竞技武术的断裂	(86)
四、中国武术发展的历史趋势	(97)
第六章 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的发展之争	(103)
一、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争议的现状	(103)
二、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争议的反思	(128)
第七章 诠释学视野下的传统武术发展观	(134)
一、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和张岱年的“综合创新法”	(135)
二、诠释学视野下的传统武术发展观	(136)
第八章 视域融合：传统武术现代转型	(148)
一、传统武术现代转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148)
二、传统武术现代转型的内在机制、途径和方式	(151)
三、传统武术现代转型理论	(155)
结语	(180)
参考文献	(183)
后记	(187)

导 论

—

对传统武术的现代性文化阐释，我们认为，必须要破解这样三个问题：是什么？怎么样？该如何？“是什么”追问的是“传统武术是什么”和“传统武术文化理想是什么”？因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助于从宏观上澄清研究对象，更深层次地体悟传统武术文化本质。“怎么样”要解读的是，传统武术在当代新的历史境遇中面临的问题和挖掘在新的历史境遇中传统武术的当代价值，同时梳理和探究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的关系及其在学术上的争议。因为新的历史境遇必然给传统武术带来新的时代问题和新的时代价值，同时当前竞技武术发展已经对传统武术发展构成了冲击。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有助于我们理解传统武术发展的当下形势，破解当下传统武术发展的问题域，寻找传统武术现代转型路径。“该如何”要探究的是，传统武术在面对新的历史境遇之时，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问题。这既是一个在当代语境下对传统武术发展的问题与困境的连环追问和破解的过程，也是本课题研究要达到的基本研究目标。本课题研究框架基于这样一个研究思路展开。

—

对传统武术的理解和定义是传统武术进入现代视域的文化阐释的逻辑起点，因此，对传统武术自身要义的解读是诠释现代视域中传统武术的前提。笔者认为，在解读传统武术要义之前，有必要溯源传统武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出场形态和出场路径，以期加深对传统武术的理解。需要指出的是，传统武术这一称谓诞生于现代，是相对于现代竞技武术而言的。在中

国武术历史上，古代和近代都没有出现“传统武术”这一武术指称。换句话说，古代和近代中国武术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我们现代所说的传统武术意蕴。探寻传统武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出场形态和出场路径，实质就是对中国武术在不同历史进程中出场形态和出场路径的回顾。

就冷热兵器时代而言，传统武术处于冷兵器时代。虽然在宋朝以后，中国古代战场上出现了零星的热兵器，但是就战场主导性武器而言，冷兵器在战场上仍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在冷兵器时代语境中，传统武术和军事武艺密不可分。传统武术和军事武艺具有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关系，两者具有十分相近的功能和活动特点。一方面武术作为重要的军事训练内容和手段作用于战场；另一方面军事武艺又是古代武术得以不断发展、完善的滋养源头^[1]。在军事上，传统武术是主要的军事训练内容和战场作战的主要手段。明代大将戚继光认为：“凡武艺，不是当应官府的公事，是你来当兵防身立功杀贼救命本身上贴骨的勾当。你武艺高，决杀了贼，贼如何又会杀你。你武艺不如他，他决杀了你。若不学武艺，是不要性命的呆子！”^[2]因此，在冷兵器时代，由于战争和个人生存需要，传统武术技击性是它的主要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在对待传统武术技击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上，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对武术都表现出了两种“相左”的做法。无论在哪一个封建王朝，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一方面招募武艺人才，加强军事建设。如，《管子·小匡》载：“齐王命令地方官吏，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告，有而不告谓之弊才，其罪五。”另一方面又要禁止民间百姓习武和私藏武器。如，宋代禁止私兵之法极严，以至民间的赛社活动所用仪仗兵器也一律只用“竹木为器，蜡纸等裹贴为刃者。”^[3]

从以上对传统武术冷兵器时代出场语境考察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冷兵器时代，传统武术出场形态相对是单一的，技击性是传统武术主要出场形态。传统武术的技击出场形态是受古代中国冷兵器时代军事战争和个人生存需要的出场语境决定的，传统武术的技击出场形态对冷兵器

[1] 周伟良. 中国武术史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5.

[2] 戚继光. 纪效新书 [M]. 马明达，点校.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8：80.

[3] 马明达. 说剑丛稿 [M].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258.

时代历史语境有着深刻的历史依存性。

在近代中国“外患内乱”的特殊历史语境中，社会上形成了“耻文弱，多想慕于武侠”的风尚，政府要人和社会名流纷纷提倡武术。当时上海南洋公学的校长鼓动学生练习武术：“提倡技击者，则正欲以吾国固有之体育良法，以使吾民族有发扬蹈厉之精神，勇敢振奋之气概，以求达其国内之安全，俾世界日臻和平者也。”^[1] 梁启超说：“尚武者国民之元气……要想驰骋中原，屹立地球者，无不持尚武之精神，博博大地，莽莽万国，盛衰之数，胥视之此也。”^[2]

总之，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人们普遍认为：“国术，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是我们祖宗留下来的国粹。这种国粹，是健身自卫，强种卫国的要素。”^[3] “技击一道，广博精深……大之足以强国强种。”^[4]

从以上这些言论可知，武术在这种时代境遇和社会环境的出场语境中，由于“强种救国”的时势需要，中国武术仍然以技击的出场形态屹立在中国近代这种特殊的历史时刻。

与此同时，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系统自然体育观开始传入中国。自然体育观的基本内容是：“‘强调体育的目的在于教育人’；‘认为体育即生活，强调个性发展’；‘推崇自然活动，否定认为活动’。”^[5] 等。在自然体育观的影响下，一些人认为：“武术为卫生之方”“为最良好之运动法”。当时北京体育研究社在“呈教育部请定武术教材文”中认为，中国武术有八个优点：“（一）使人身全体内外平均发育；（二）得精神之修养；（三）增进智慧；（四）陶冶性情；（五）便于锻炼；（六）富于应用；（七）材料丰富；（八）长幼咸宜。”^[6] 体育研究社是许禹生、佟旭初等武术界名人

[1] 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 中国近代体育史 [M]. 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5：137.

[2] 梁启超经典文存·论尚武 [M].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59-60.

[3] 张之江. 张之江先生国术言论集 [M]. 南京：中央国术馆，中华民国二十年：38.

[4] 季培刚. (传承与流变) 从民国著作看传统武学的境遇与前途 [J]. 中华武术, 2006 (1): 54.

[5] 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 中国近代体育史 [M]. 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5：313-314.

[6] 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 中国近代体育史 [M]. 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5：136.

成立的专门从事武术研究的民国时期的武术组织。该文的意见虽然不能代表当时所有人们对武术认识，但是至少可以看出：在自然体育观的影响下，已经有一部分人在观念上转变了对武术功能的认识，把武术功能由“单纯技击”向“卫生”转化。张之江认为：“我国民气不振，相习成风，年龄尚未就衰，魂魄已游墟墓……研究国术，即为强健身体之捷径……事半功倍。”^[1]“国术锻炼的功效，能增长神气，调和气血，有百利而无一害……国术是一种优美的锻炼，稍得门径，便有可观，果能得其精深，手眼身步，具有风虎云龙的变化，足以增加体育上的兴趣和美感。”^[2]

从以上这些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窥探出：近代，在西方自然体育观的熏陶下，人们开始用新的理念整理与研究武术，武术出现了一种新的出场形态——强健身体。需要指出的是，近代武术健身出场形态不是武术主要出场形态。因为出场形态是受出场语境制约的，中国近代社会矛盾主要聚焦于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与人民大众，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局面，人们生活在颠沛流离之中。在这种时局之中，对外，中华民族需要强种救国；对内，赤手空拳的人民大众需要一种手段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因此，毫无疑问，在这种出场语境中，技击依然是武术的主要出场形态。

中国武术发展到现代，出现了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的分野。竞技武术我们暂且不议。就传统武术而言，较之于它的农耕文明社会的原初出场语境，传统武术现代生存语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正处在全球化时代和中国社会转型期，全球化浪潮和中国社会转型期在深刻地转变着传统武术的出场历史地平线，历史语境的重大变化必然导致当代传统武术出场形态的变化。

当前武术界仁人志士对传统武术发展开出的“良策”主要聚焦在：把传统武术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早在学术界发出呐喊的是程大力先生，他认为：“传统武术承载着我们民族伟大、厚博而沉重的文化，它联系着我们民族古老、悠远而清晰的血脉，它昭示着我们民族精进、不屈和宽广的精神，它是我们灿烂文明无比有力的见证和无与伦比的荣誉之一，它

[1] 张之江. 张之江先生国术言论集 [M]. 南京：中央国术馆，中华民国二十年：2.

[2] 张之江. 张之江先生国术言论集 [M]. 南京：中央国术馆，中华民国二十年：6.

是这种见证和荣誉的活态保存。”^[1]“我们应当尽快将传统武术作为我国濒于失传或正在失传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以期列入遗产名录并引起国人的高度重视。”^[2]后来这一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如，《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统武术》（周伟良，2008）、《传统武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归类研究》（牛爱军，虞定海，2008）、《传统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思考和再认识》（童建国，2008）等。这些学者各自从不同视角，就传统武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问题进行了不乏真知灼见的探研。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传统武术虽然是件好事情，谁也不会质疑，但是，传统武术现实发展毕竟不能“自古华山一条道”，诚如有的学者所言那样：“在我国近年悄然兴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一些传承有源的传统拳种纷纷提出申请，要求政府部门将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从一个侧面清晰显现出当代武术号称有六千万习武人口的表面‘盛世’下，传统武术文化濒临危境的无奈事实，这显然不符合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以及维护世界体育文化的多样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承、发展传统武术，不仅是个需要探讨的理论问题，更是个迫在眉睫的实践问题。”^[3]

透过现象看本质。把传统武术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质是把传统武术作为一种民族文化来发展。这较之于过去历朝历代而言，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在过去，传统武术往往被作为一种“雕虫小技”“民间杂耍”“下里巴人”等对待。然而在文化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把传统武术作为一种民族文化来发展，既是对传统武术功能的重新认识，又是当代对传统武术时代出场形态的选择。换句话说，当代传统武术的文化性出场形态完全是文化全球化发展的时代语境使然。

另外，时至今日，人类正在迈向生态文明时代，健康将成为中国人的主导观念，随着《全民健身纲要条例》的颁布实施，中国必将掀起新一轮

[1] 程大力. 传统武术：我们最大宗最珍贵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 [J]. 体育文化导刊, 2003 (4): 17.

[2] 程大力. 传统武术：我们最大宗最珍贵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 [J]. 体育文化导刊, 2003 (4): 20.

[3] 周伟良.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统武术 [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8, 31 (7): 869.

的健身高潮。时代的需要，新的出场语境必然重新审视传统武术的时代功能，必然转换传统武术出场历史地平线，重新选择新的出场形态。可以预言，生态文明时代的新出场语境必将推动和召唤着传统武术强健身体出场形态的新一轮出场，这也是传统武术充分适应时代发展，秉持其当代在场性的需要。

通过回顾传统武术不同历史时期的出场形态和出场路径，我们发现，传统武术不同历史时期的出场形态和出场路径与当时代的出场语境密切相关。传统武术的形态不是一种永恒的、现成不变的“在场状态”，它从来就不是一种形而上学在场，传统武术之所以历经千载没有消亡，其魅力在于不断地“出场”。每一代武术人都立足自己的时代语境，一方面根据自己时代的社会存在的要求去诠释、筛选前辈们遗传下来的传统武术文化；另一方面又在继承前辈们留下的传统武术文化成果基础上去反映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存在。在这两者相互互动作用中形成了那个时代的传统武术文化。换句话说，就是每一个时代的武术人都在挖掘传统武术的当意蕴和价值功能，从而使其不断地“活”在当下。

需要注意的是，在挖掘传统武术的时代价值功能时候，我们不能仅仅依托某一种语境，看到传统武术某一方面形态和功能而否定其在其他出场语境中的曾存在的出场形态和功能。如，我们不能因为在当今文化全球化时代发展背景下，中国开始注重传统武术的民族文化性教育与传播，或者说，在文化全球化发展语境中，中国传统武术以民族文化形态出场，就否定或者质疑传统武术在冷兵器时代出场语境中的技击出场形态和功能价值。事物的出场形态对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具有高度的依赖性，传统武术在中国历史不同时期必然会随着社会历史大语境变迁而不断地更新自己的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换句话说，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由于社会这一历史出场语境的嬗变，传统武术必然以不同的出场形态和价值功能在社会历史的大舞台上不断地出场与退场，从而维持其在场性。因此，我们既不能将在特定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中出场的传统武术形态和价值功能定格为在场的永恒经典，也不能以一种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中的传统武术出场形态和价值功能，否定另一种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中的传统武术出场形态和价值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要审时度势，根据不同的社会历史出场语境去解读传统武术的出场形态和价值功能，绝不能以偏概全、以“盲人摸